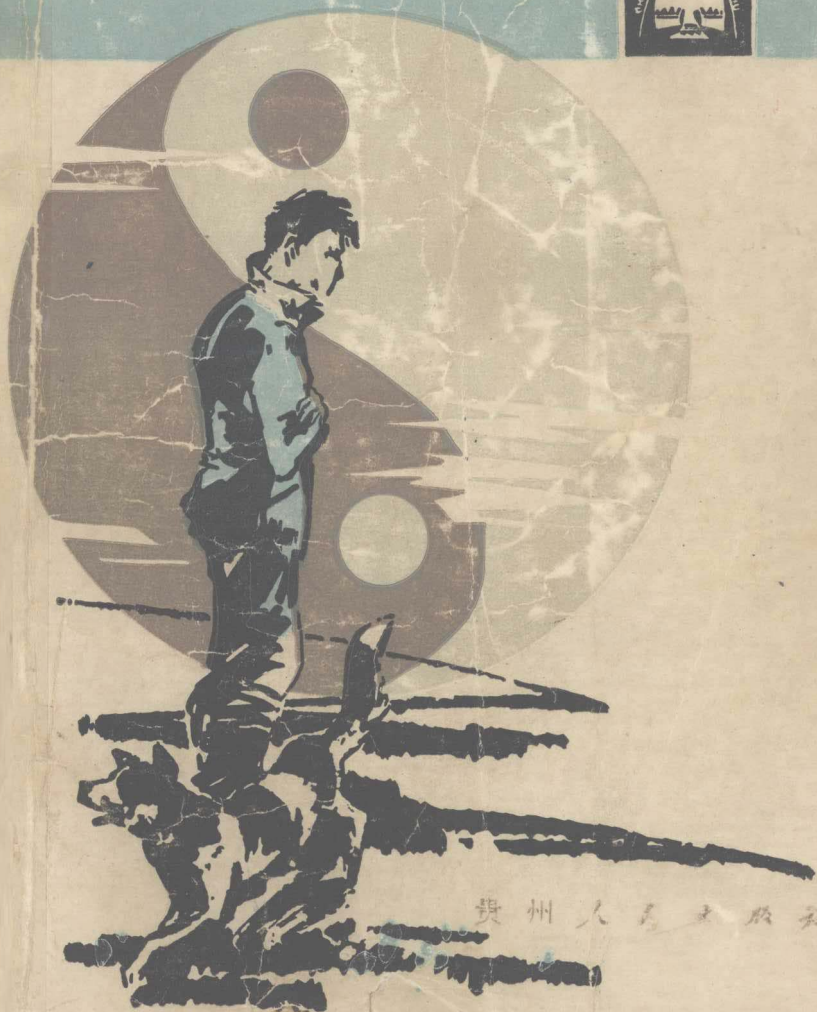


活魂灵

汤保华



贵州人民出版社



活魂灵

汤保华

· 3 ·

责任编辑 王才禹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夏顺利

活 魂 灵

汤 保 华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10千字

1989年2月1版 1989年2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1-00954-6/I·156 定价2.40元

·内 容 提 要·

一个饱经人世忧患的人，一双永无光泽的眼睛，一张说遍人间辛酸的嘴。小说主人公是个精通算命术的“活神仙”，他精通“六壬大全”和“三命通会”，他熟谙测字和揣骨，他的内心世界神秘难测。恐怖神秘的气氛渐渐消散，“活神仙”终于露出了真相。他的人生遭遇令人灵魂震颤。还有那片神奇的荒漠、那条为主献身的猎犬、那朵罕见的蒲公英、那场冰原上的血战、那断层崖边情浓似酒又痛心滴血的少男少女……

这一切，构成作品博大的气派和魔幻般的神韵。不失为一本充溢着刚烈之气的、雄浑悲亢的书。

目 录 ·

录

·

活魂灵·····	(1)
病例分析·····	(27)
情感分析·····	(48)
罗萨·····	(103)
石格子窗下·····	(122)
蒲公英·····	(137)
断层谷·····	(188)
红鸟·····	(203)
瓦基姆梁子·····	(221)

活 魂 灵

魂

灵

·

聋子听不见世界的音响，哑巴讲不出世界的纷纭，而瞎子，却连世界都看不见!!!

这件事，曾使我久久地思索邪恶与善良
.....

这是一九七六年六月的事情。一天下午，我路过城北区一条街道，远远看见我班上的两个男学生王小亭和谢兵从一个巷口出来，他们发现了我，慌里慌张地又缩进去了。第二天上午，我把他们叫到办公室严厉地追问，没想到，他们竟是到民生

巷找一个什么“活神仙”算命去了。当时正是高中毕业考试前夕，他们居然钻进了这个死胡同！我竭力压下心中的怒火，拧着眉头想了想，决定和他们再去一次。我相信唯心主义的东西总不能自圆其说，那时，我就可以当着学生的面，狠狠揭穿这个“活神仙”。

下午放学后，我们来到民生巷。巷内大都是老旧的住房，横过巷子晾晒着衣裤，一只瘦猪正在拱垃圾，几个八九岁的小孩在赌毫子。王小亭和谢兵带我闪进一户人家，一个瘦弱的老女人从凳上站起来，立刻紧张地走到门外左右张望。外屋十分狭小，只有七八个平方的样子，一张小床，一张方桌，一个旧衣柜，就是主要家具。此外还有些七高八低的物件。王小亭推开一扇小门，我们又走进里屋。“吱”的一声，小门自动关上，我发现我就像进入了一个黑洞。这间里屋又闷又潮，只有一点光线，从板壁上方的一小道破缝漏进来，落在对面墙壁上的一个相框上。相框里隐隐现出一张干瘦的老脸，那圈满皱纹的盲眼珠昏昏蒙蒙，那蓬松的白发似乎在微微颤动，猛一看去真有点可怕。就像是空间发出一个沙哑混浊的老人的声音：“唔，请坐。”

好几秒钟后，我才逐渐适应屋里的黑暗，勉强看到一张小床，床边有几张方凳。床上，有一个佝偻着的老人的身形。我抑制住心中的恶感，拍拍王小亭的肩头。王小亭按我预先交代的方法说：

“活神仙，我们来测个字。”

“嗯……你好象来过？”“活神仙”沉吟着说。

王小亭机灵地说：“我们觉得不踏实，再测一次。”

“哦……”“活神仙”拿起一个圆筒形的东西，谦恭地说：“请——”

王小亭抽出一个纸卷，站起身来，凑近那一线微光展开一看，是个“花”字。

“活神仙”接回纸卷，用一种近乎吟诵的音调哑声说：

“草为荣，木为花。嗯，小兄弟问个什么？”

“我还是问前途。”

“好字好字！”“活神仙”悠悠然地说：“‘花’，上有‘草’，下有‘化’。春风化雨，草木滋生，主前途有望。再有，花即华；华者，华榜之谓。考场得意，十之八九也。”

“我们是考不考试都毕业，毕不毕业也不升学。”王小亭咕哝了一声。

“活神仙”略一停顿，似乎有点尴尬地说：

“唔，这个……考场嘛，广而言之。”

“那么前途不成问题喽？”

“不不，”“活神仙”语气一转，“还有口角。‘花’，下有‘人’，又有‘匕’，‘图穷而匕首见，之匕。利刃向人，此乃恶兆！’”

“那……”王小亭的紧张不是假装的。

“不必担忧，不必。”“活神仙”的语气又一转。“‘花’，下为‘化’，命中已然注定逢凶化吉。美花出南国，有贵人从南方来，解此小厄。——哪个再请？”

我暗暗冷笑，心想让这个老瞎子充分表演一下，再来戳

穿他。

谢兵拿起一个纸卷，看过后，塞到“活神仙”手里说：

“我抽的是个‘娇’字，我不问前途，问婚姻。”

“哦？问婚姻？”“活神仙”的语气有点迟疑，但马上又随和地说：“嗨嗨，该问该问。树大分权，人大分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嗯——‘娇’字有‘女’，对象不愁。诗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再有，‘娇’去一半是‘乔’。三国之时，东吴乔公有二女，江南人称大小乔，柔柔美貌如天仙，依依贤德如和风。嗨！小兄弟可望金屋而藏娇罗！”

谢兵拐了我一下，不知是听不懂呢，还是感到难为情。

“‘娇’去一半是‘乔’。世人爱说‘乔迁之喜’，其实，乔迁也可以说是忧。有迁就不宁嘛。要防……”“活神仙”沉吟片刻，“要防疏散下放这类波折。不过，娇娜之女已定，乔迁到哪里也不会拆散鸳鸯。总之，一旦运交桃花，自有姻缘天成。”

这几席话，“活神仙”说得是有声有色，有板有眼。想想看，这披上神秘外衣的荒唐逻辑，对青少年学生的毒害有多重！这个老东西，真是条毒蛇啊！我盯着床上模糊的身形，正要愤然戳穿他，不料他却开口说：

“还有一个小兄弟测不测？”

我大吃一惊，想不到他竟能从杂沓的脚步声中听出有三个人。谢兵稚气地叫起来：

“噢，真神！测就测嘛，老……”

我本能地推了谢兵一下，禁不住发出了声音：“欸！”谢兵

的话卡住了，他嘻嘻哈哈笑起来，笑得真痛快。可是，“活神仙”打断他的笑声，慢慢地说：

“请平心静气，听我规劝几句：测得‘花’字的小兄弟：纵令花开似锦，也需清水浇灌。要学古人头悬梁而锥刺股，才能固其大运。测得‘娇’字的小兄弟：当戒色。好色者，无不颠。总之，天命虚，人命实，纵然命交青龙，成功也在人为。”

这番话来得出乎意料之外，不但跟前面所测的“命运”自相矛盾，好象还含有某种严肃的意味。我的愤怒不知不觉被疑惑替代了。我掏出四毛钱递给王小亭，王小亭把钱塞到“活神仙”手中，我们就走出黑屋子。两个学生嘻哈打笑地跑出去了。我走在后面，稍微停了停，又打量了一下外屋，才慢慢走到门外。这时，我仿佛听见里面传来一个声音：“妈！”

什么？妈？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难道是“活神仙”的声音？他叫谁？屋子里的老妇人莫非是他的母亲？难道他不是一个老年人？！我赶紧侧耳细听，却又没有动静了。啊，难道是我的幻觉？我的疑惑再也压不下去了。

……两天后的黄昏，我又走进“活神仙”的黑屋子。我先向黑糊糊的屋里四下察看，当然看不清什么，于是，我坐在床边方凳上，别有用意地说：

“老先生，我是慕名而来。”

“惭愧惭愧。”

“老先生，我想问一下我一生的祸福。”

“哦，我当尽心竭力。”

“请先生用最好的方法推算一下。”

我一连几个“老先生”，是想刺探他一下，看他到底是不是个“老”先生。但是，确实听不出他有任何年轻人的味道。他认真地说：

“算命和揣骨，随你挑一种。”

“什么叫揣骨？”

“就是摸骨相。”

“能不能又算命又揣骨？”我装得很诚恳地说。

“好好，”“活神仙”的语气有些兴奋，“双管齐下，更好推知过去，预卜未来。”

我心中暗笑：未来可以随你瞎编，而过去则是要兑现的。哼，我就看你丢丑吧！

“活神仙”站起身说：“请起。”黑暗中，他开始“揣骨”了。我感觉到他的手指枯瘦如柴，不过幸好还不太冰冷。这手指抖抖索索地从我头顶摸起，然后顺着往下，摸额头，摸耳朵，摸颧骨，摸肩膀，摸脊背，摸腰，摸腿，摸脚。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他连我的纽扣如何扣，钢笔怎样插都摸得一清二楚。接着，他请我坐下，拿起我的双手仔细摸起来。有趣的是，由于经常动笔，我右手中指的第一节被钢笔杆压出一个印迹，而他对这个印迹似乎特别感兴趣。我心想，不管你再神再鬼，我就看你凭什么来推知我的过去。

“活神仙”花了十分钟左右，才结束了他的“揣骨”，然后他坐在床上说：“请报一个生辰时日，别的，一个字也不用

再说。”

哟，好自信！我暗暗冷笑着，报出我的“八字”：“1947年阴历五月二十八号晚上十点过出生。”就在这一瞬间，我发现“活神仙”的身形抖动了一下。紧接着，他的五个指拇就飞快地掐算起来。他口中念念有词，音声时有时无，音调若断若续；他的头一会儿低下，一会儿抬起，甚至连那盲眼珠也似乎若明若暗。好一阵子后，他好象得了“天机”，就缓慢地开口说起来，但口气很有把握：

“容我献丑——你出身清贫，然而，贫非罪也。岂不闻‘饱暖思淫，贫寒思变’的道理？你勤于自省，好学不倦，外拙而内秀，你的人品学品都不次于富家子弟，倒往往使他们瞠乎其后，快哉！——不料时运多蹇，正当你青春焕发，怀匹夫之志，欲报效国家之时，却当了个，唉，知识青年……”

我大吃一惊，不禁暗暗叫绝。

“不过，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你不自暴，不自弃，贫而有志，困犹有节，终于离开农村，而且有幸当了中学教师。用老说法，叫为人师表，用新说法，叫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唉，灵魂，灵魂……”

我的心猛然一紧，这不单是由于他重复灵魂二字时音调凄恻，还因为他竟然算得如此准确。我暗想，他可以凭我手掌上将要退去的老茧皮、肩头上被扁担压出来的肉垫推知我当过知青，也可以凭我中指上的印迹推想我颇为勤奋，可是，他又凭什么如此决断地说我是个教师呢？忽然，我想起上次

来时，为了阻止谢兵说出我，我曾经“欸”过一声。难道，这个“活神仙”连这一声也没放过吗？

我陷入激烈的思绪中，甚至连他后面的话也没听清楚，只大概觉得是在恭维我的未来，什么某月初几至初几有贵人来，某月十几至二十几要发一笔财之类胡话。我感到一阵失望，我这次来的目的没有达到：第一，黑屋子里不像是隐藏着一个年轻人；第二，这个“活神仙”确实是个精于此道的老者。但我还有点不甘心，告辞前，我又刺探他：

“老先生今年高寿？”

“年深事久——”

“老先生一定饱经人间沧桑了？”

“何止人间！欸——”

这一声发自肺腑的喟然长叹，在黑屋子里断断续续地回旋了几圈，似乎在那相框前浮荡了一下，才悻悻然地消逝在地下。虽然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也不禁一阵毛骨悚然。

我带着惊疑的情调在大街上走了好久，天黑以后，又走回民生巷来，瞅见“活神仙”房外没人，我就在离他家不远处站下，装做问讯的样子向一个小青年打听：

“请问附近是不是有个‘活神仙’？”

“你是来算命的？”小青年打量着我。

“我是专门来的。”

“就是那家，你看。”

“嗯……他是个老神仙呢，还是年轻神仙？”

“当然是老神仙罗！要是年轻，还当得上神仙？”

我离开了黑糊糊的民生巷。我承认，那个“妈”字，是我听错了。同时，我不禁嘲笑起自己来：在这国家大动荡的前夜，我居然被这个“神仙”迷住了一下，真是！

总之，这件事就这样扔下了，只是在我脑子里留下半个字义学家和半个心理学家的形象而已。

.....

将近一个月过去了。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到一个学生家长，她的孩子是上届的毕业生。我问了她孩子毕业后的情况，又在闲聊中知道她本人最近调到城北区某个街道办事处工作。我随便问问她，这个办事处是否管辖民生巷，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不禁有点急切地问：

“那你知不知道民生巷的‘活神仙’？”

“什么活神仙死神仙的！”

“是个老算命先生。”

“哦，哦——”她忍不住笑起来，“你是说陈家的娃娃？”

“娃娃？”我大吃一惊，“是个老头子咧！”

“鬼！什么老头子，比我家老大还小！”

“那，那怎么隔壁邻居也说他是个老头子？”

“这就怪了……嗯，是不是他才搬来，人家还不清楚。”

“太古怪了……”我一下子实在难于相信。

“嘿，我还不清楚？他叫陈执，还不到三十岁，老母亲有点痴呆……”

“什么？”我瞪大了眼睛，“他原来是不是一中的学生？”

“是啊，从一中上山下乡的。”

“他是哪两个字?”

“你是说他的姓名?是耳东陈;执嘛,就是,执迷不误的执。”

“啊,同名同姓……”

这一夜,我通宵难眠,脑海里浮现出那个陈执的形象:一个清瘦的,穿着补巴衣裳的男同学,胳膊时常夹着书籍。我记得,陈执是高三(1)班的学生,我是高三(4)班的。我和他不算很熟,只有过一次直接接触。那是1965年,他的一篇自选题作文“人生”,在半期作文评选时得了第一名。这是一篇洋溢着革命情操的优秀散文,更珍贵的,是文章中包含着丰富的哲理。有一天,我在操场上主动向他打招呼,谈起我对他这篇作文的感想。他认真地听着我的意见,但当我谈到文章的妙处,他就局促地摆着手,脸都有点羞红了。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是他们班上的好学生,是学习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成了“黑狗崽”,被整得够呛。而我这个平民家庭出身的人,日子也绝不象“红五类”那样好过。后来,我到郊区插队落户,他下到县份上去,就再没有见过面。……难道,现在这个装神弄鬼的陈执,就真是那个陈执吗?!

第二天一大早,我骑着自行车就直截奔向民生巷。在门外,我忽然听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话声:“妈,你先吃,你先吃嘛!”大概,清晨不是陈执算命的时候,他没料到门外有一个不速之客。我急促地敲着门,门开了,陈执的母亲直僵僵地站着,双手端着一碗热面条,眼神痴呆而又紧张。我顾不

得多看她，几步走进黑屋子。见陈执的身形纹丝不动。我感到一阵惨然，坐在方凳上，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倒是他极为沉着，缓慢地说：

“唔，要问个事？”还是那沙哑而浊重的“活神仙”的嗓音。

我冲动地俯下身子，仔细端详这满是皱纹的“活神仙”的面庞，借着门外射进来的微光，我终于认出，这就是“陈执”，是我的同学陈执！我激动地一下子抓住他枯瘦的手，大声说：

“陈执，我是你的同学啊，陈执！”

“啊！”陈执甩掉我的手，霍地蹦起身来，其动作之猛烈，出于我的想象之外。但很快，他就平静下来，重又坐下，无可奈何地说：“你是谁？”他的嗓音仍然沙哑，但语气已经是年轻人的了。我立刻说出了我的名字。

陈执的头侧偏着，好象是在记忆的茫茫海洋中搜寻着我这个人。

“哦，我记起来了……”沉默了好久，他十分感慨地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书生意气……”

我从他断续的话声里，听出他心中的痛楚，于是恳切地说：

“陈执，你相信我吗？”

“我不轻易相信人，当然，也不害怕人。”他的口气很冷，很淡。

“你以为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同情?”

“即使是世界末日，人心也仍然趋向光明。”他还是冷冷地回答。

显然，他信不过我。我想了想，就把我毕业后的情况以及见到他的前后经过和心理活动都如实讲了出来。我的诚恳，也许使他有点感动，他惨然地说：

“唉，你何苦要找块石头把自己的心压碎……”

“不!”我激动地说，“是良心驱使我来的，你要不说，我更加难受。”

这之后，陈执陷入深深的沉默之中。我看不见他的面部表情，就像摸不到他的心一样。但是，他的呼吸声，表明了他十分激动。终于，他叹了一口气，我以为他就要开始讲他的遭遇了，可是他却说：

“算了吧……”

由于期待后的失望，使我激动得有点激愤了，我压着嗓子叫起来：

“陈执!我也受过生活的磨难，我不相信……难道你为了几个钱，就甘心在这黑洞里混一生，连理想和爱情都不要了吗?”

“理想……爱情……”陈执呻吟着，我感觉到他脸上一阵抽搐。突然，他像爆炸一样，猛地站起来，在方凳和床沿间走了两步，异常粗暴地吼叫：

“我不说，我不愿意说!不愿意，你懂不懂!”

我又失望又气愤，在这一霎间，我认为他的心已经死